

淮文史資料

21

淮陰市清浦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淮阴市清浦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目 录

牢记历史,开拓未来	朱玉振(1)
永远怀念清江浦	谢铁骊(8)
赠龙亭记	周震殿(15)
五十年前的淮阴之战	江东流(18)
名旦宗师王瑶卿	孙智悦(24)
笔端涌乡情	
——怀念陈白尘教授	王建才(26)
永远的怀念	
——忆国画家祖母周名球 ... 周 玲	潘成军(28)
周四先生与福田庵小学	张志栋(30)
忆先父江梦楼先生	江东流(35)
著名中医秦正生	丁以洲(39)
人民城市人民建史料	王鹏举(42)
清江浦历史沿革概述	文 彬(48)
清代清江浦的会馆	杨建华(52)
衙署五百年	杨建华(54)
淮阴发电厂简史	田同明(60)
淮阴农工民主党发展简史	杜原槐(67)
老骥伏枥立新功	
——记清浦区原政协主席洪家栋	皇甫清华(69)

丽华女当家的“五字经”

——记淮阴市丽华服装厂厂长张明珠

..... 董加益(72)

竭心尽力干四化

——记淮阴市清浦区政协副主席、区商会

会长孙荣林 李凤杰 徐奎高(77)

烧鸡大王姜玉龙 季忠民 徐奎高(80)

记香港《大公报》前总经理尹任先

..... 李凤杰 孙智悦(84)

文庙断想 左步雷(90)

淮阴民俗三则 张志栋(91)

区政协历届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名单

..... (95)

征稿启事 清浦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98)

牢记历史 开拓未来

朱玉振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一时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硝烟弥漫，哀嚎连天。1939年初，淮阴城沦陷后，日寇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连续制造了盱眙、宿迁、双沟等令人发指的惨案。据不完全统计，抗战8年中，淮海区被敌杀害4万余人，致残者1.2万余人。淮城镇6万人口，8年中被敌杀害8368人，平均每7人中有1人被杀害；烧毁或拆去房屋2.8万余间，平均每2个多人损失房屋1间。面对日寇“烧光、抢光、杀光”的空前浩劫和法西斯暴行，淮阴人民没有屈服，他们带着对侵略者强烈的民族仇恨，奋起投身到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早在1935年，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形势的鼓舞下，淮安14名学生组成的“新安旅行团”，他们从淮安出发，历经22个省，行程5万余里，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写下了中国少年儿童史上光辉的一页。抗战全面爆发后，淮阴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团体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批有识之士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联合起来，抗日同盟会、淮安群众看报室、东灌沐“腊九社”等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他

们高举抗日救亡保家卫国的旗帜，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培训抗日干部，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抗日热潮。淮阴城沦陷后，各地抗日自卫武装纷纷成立，抗日义勇队、涟水抗日救国独立营、淮安民众抗日自卫队、沭阳县民族解放先锋队、泗宿沭3县边区联防自卫团等抗日武装活跃在淮阴大地，他们伏击日军汽车、打击土匪武装，在敌伪顽的夹击之下，历经艰难困苦，英勇地进行抗敌斗争，威震淮海。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发展华中，坚决东进”的战略意图和方针政策，八路军、新四军分别从冀鲁豫南下、江南北上。于1939年6月在河南会师，并于次年进入淮阴地区，与淮阴当地抗日武装一道，胜利地开辟了淮阴抗日根据地。至此淮阴各地都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并开展了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

淮阴的抗日斗争空前惨烈。淮阴抗日军民以一往无前、无所畏惧、敢于压倒敌人、打垮敌人的英雄气概和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深入敌后，在日军与顽固派的夹缝中，不断发展壮大，换来了民族解放的辉煌战果。1941年初，日军为了巩固南京、上海、徐州、连云港等地的占领，不断对插在他们心脏的苏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1941年4月26日，新四军第三师八旅二十四团一营，在淮安县茭陵大胡庄，遭到六七百日伪军的突然包围，在敌兵多于我军6倍的严重形势下，奋起反抗。经过半天激战，毙伤日伪军100余人，第二连除一名战士幸存外，其余83人都壮烈牺牲。

1942年11月中旬，日伪军公九路合击淮海区党政机关所在地张圩子。在黄克诚的统一领导下，淮海区军民机动灵活地与敌人周旋，组织了两次较大规模的破击战和130天的夏

季攻势，采用了“破（破路）、“拆”（拆碉堡）、“打”（打狗）、“动”（动员群众）的办法和“臭狗阵”、“火鸡阵”等形式，广泛开展游击战，针锋相对地反对敌人的“扫荡”和“蚕食”。1943年3月18日，新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二营四连在淮阴县刘老庄与日军进行了一场英勇血战。从拂晓至黄昏，他们打退敌人数次大规模进攻，毙敌170多人，伤300多人，但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全连82名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

在淮北区（运河以西）我党政军民进行的英勇顽强的32天反“扫荡”斗争中，以朱家岗守备战最为壮烈。1942年12月9日夜，青阳、归仁集、金锁镇之敌1千余人分3路合击新四军第四师第九旅第二十六团于朱家岗，我军将士扼守村落圩寨，激战18小时，打退敌人10多次冲锋，毙伤敌280余人，迫使日伪弃械遗尸狼狈溃逃，彻底粉碎敌人歼灭新四军四师主力和淮北地区党政军机关于洪泽湖畔的罪恶企图。

1943年初，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由盐城迁至盱眙黄花塘。淮阴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军部所属各部队连续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伪化”和“蚕食”，牢牢掌握着华中敌后抗日的主动权。

从1944年春开始，淮阴及周围地区向日寇发起了局部反攻。3月，淮阴军民打下被敌占据的车桥重镇，歼灭日军400余人，伪军500余人，缴获大批武装和军用物资。此役是抗战以来华中歼灭日军最多一次，实现了苏中同苏北根据地联成一片，揭开了华中地区局部反攻的序幕。

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对日作战，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既要反抗和粉碎日伪军疯狂的“扫荡”、“蚕食”，又要对付和挫败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淮阴根据地军民在各地党

政机关的坚强领导之下，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对顽固派进行坚决反击，又迫使国民党顽固派不致降敌，保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淮阴地区是抗日战争期间联系华中、华北两大战略基地的枢纽，是华中抗日根据地同陕北党中央保持联系的重要通道。1941年淮海区党委与山东分局鲁南地区党委开辟了苏鲁交通线，这条交通线在淮阴地区广大党员和群众的保护和支持下，护送大批过往抗日干部和有关人员、传送延安指示和重要情报、护送大量物资过境、收集传送情报，完成了许多重大任务。1942年刘少奇从盐城回延安、1943年7月山东分局书记罗荣桓因病去华中局治疗休养，都曾通过这条交通线安全到达目的地。

在8年抗战的艰苦岁月中，淮阴人民不仅英勇浴血奋战，更多的是流汗支前，传情报，筹军粮，抬担架，样样走在前。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淮阴老百姓把一切都豁出去了。在攻打淮阴城的战斗中，抗日民主政府和人民倾其全力，无论男女老少，不分前方后方，都奋不顾身地为前线服务，许多群众还自发地提出了“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口号。淮阴的广大妇女，除了与男人一样担负支前任务外，还做了数以万计的军鞋送给子弟兵穿着杀敌。

1945年9月6日、22日我军民解放了被日寇占领了七年的淮阴、淮安城，歼伪军1.5万人。至此，淮阴抗日军民8年来保家卫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使我淮南、淮北、苏中、苏北四大解放区联成一片，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八年抗战，淮阴人民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经受了磨炼，也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首先，淮阴人民深刻地认识到，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抗战的胜利，就没新中国的诞生。淮阴人民对党有着血肉相连的感情。抗战初期，在蒋介石片面抗战方针指导下，日寇长驱直入，淮阴很快沦入敌手。淮阴群众把当时驻守的国民党第三十三师称为“三十三溜”，“常备队”称“常备躲”。淮阴人民受尽了日寇的蹂躏。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还对抗日军民不断打击和敲诈勒索，人民真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值此国恨家仇之际，淮阴人民强烈要求武装保家卫国。是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亡大旗，领导淮阴人民一方面同日寇浴血奋战，另一方面又敢于抗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我们淮阴人民从此才有了团结的核心，斗争的方向，胜利的保证。即使在最残酷最艰难的岁月里，淮阴人民坚信，只要有党在，没有枪会有枪，没有人会有人，有党就有一切，就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所以，当八路军、新四军进入淮阴，淮阴地区自上而下的抗日民主政权迅速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伪顽的四周围攻、严重夹击下不断发展壮大，淮阴这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对苏北乃至华中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屏障作用。

对一切敌人和艰难困苦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就是淮阴人民在抗日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可贵精神。他们是一群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是敢于同一切敌人血战到底，不屈服于任何困难的人民。淮阴沦陷后，日本侵略者“烧光、抢光、杀光”的种种暴行，没有吓倒淮阴人民，只有激起更强烈的民族仇恨，唤醒人民更激烈的反抗。1941年开始，日寇不断对淮阴地区进行大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也叫嚣要“完成皖南事变未竟之功”。淮阴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站在抗日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在淮阴大地上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

史诗。刘老庄八二烈士忠勇殉国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惊天地、泣鬼神；彭雪枫将军血沃淮海，浇灌着华中敌后自由解放之花；大胡庄、朱庄岗喋血鏖战，惨烈悲壮……淮阴抗日军民在反“扫荡”、反“蚕食”的斗争中就象一道道铜墙铁壁、威严屹立，人民武装在斗争中不断壮大，主力部队地方化在淮海区全面开花，为战略反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为可贵的是，艰苦卓绝的战争，虽然损失了众多英勇不屈的人民，却锤炼了淮阴人民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艰难困苦转化成了夺取胜利的动力和先决条件，成为取得抗战胜利的宝贵精神财富。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在淮阴，无论走进盱眙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旧址，还是参观苏皖边区政府纪念馆；无论是翻阅翔实的史料，还是聆听新四军老战士的讲述回忆；无论是凭吊战场遗址，还是瞻仰烈士陵园，我们都会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人民群众是新四军、八路军克敌制胜的坚强后盾，兵民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根本。“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当时在淮海大地到处可见这种军民齐心抗日的动人情景。1943年冬到1945年，淮阴大地上3次大规模参军热潮，有五六万淮阴子弟加入武装部队，充分表明淮阴人民对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无限信任和爱护，人民是加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取之不尽的源泉。

在反“扫荡”、反“摩擦”的艰苦斗争岁月里，日顽的一举一动都有老百姓主动向我军报告。常常是日军还没有出城，情报就送出来了；日军一路走，一路上总有人为我军通风报信。主力部队每次的军事行动，都有各县、区武装、民兵联防队的密切配合，他们夜夜出击，破路、炸桥、袭击孤立的据点，使敌伪丧魂落魄。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伟大之

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淮阴老百姓正是对这个真理的最好印证。他们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高涨的抗战热情，自我牺牲精神，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意志，热爱共产党、新四军的深厚感情，是我们今天要继承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作者为中共淮阴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永远怀念清江浦

谢铁骊

一九九一年三月初旬，我国电影《红楼梦》部分主要演员应淮阴市影院的邀请，前往淮阴、宿迁、淮安等地参加《红楼梦》电影周活动。姜立宽市长等亲朋至友的热情款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故里清浦区陈从亮书记、区人大高毕淦主任、胡玉高区长、区政协主席李明章等陪我参观丽华服装厂。家乡的巨变，使我振奋。市总工会清浦区办事处蒋亚同志特意约我为《清浦文史资料》写一篇文章，文章提纲很具体，乡情难却，回京对题应卷。

我家住在清浦中市镇官元坊巷内。我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降生至一九三九年春节后，日本人侵占清江浦前夕离开，在这里整整生活十三个年头。清江浦对我来说，她好象一部深邃的巨著，有取之不尽的知识，对我人生道路和艺术创作发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清江浦又好似一块巨大磁铁，我好似一小块铁块被他吸引，与他眷眷难分。

我在清江浦六岁接受启蒙教育，先读私塾。开始读“人之初、性本善”、《千字文》、《百家姓》，直到《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我读私塾的地点在官元坊北边约半里。教书先生三十多岁，遗憾的是，当时年幼，竟未记住先生的姓名。这位先生对学生要求很严，如不按先生圈点的书背诵熟，理解其

意,就可能被先生用戒尺打手心。我入私塾后有两件事印象很深。第一件事是每逢初一、十五,每个学生要向至圣先师孔夫子行三个跪礼,后来改为三鞠躬。这一天每个学生带八至十文铜板交给师娘,师娘为每个学生做一碗面条。学生对初一、十五都感兴趣,师娘也有点小收入。第二件事,我上学时耳朵上带着一对八角镀金耳坠子。说起带金耳坠子的原由还挺复杂。我的母亲共生了我们姐妹兄弟七个人,四个哥哥都因患白喉夭折。母亲四十一岁生我,生怕我又有三长两短,母亲想用这金耳坠子保我吉利平安。我每天上学回家母亲总是察看这对金耳坠子。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经过一个大空地,大空地一侧有一公共厕所,居民们都用这个厕所。厕所边上常有人在这里放风筝。突然,有一个成年人引诱我去西门门外看风筝,他说西门外比这里好玩,企图哄我跟他走。我撒腿就跑,回到家给母亲讲述了这件事,母亲怀疑有人看中了我的金耳坠子,担心坏人强拉耳坠撕裂耳垂,从此,母亲为我取下了金耳坠子。现在我耳朵上还留有带耳坠的痕迹。

在这所私塾念了一年多,母亲又将我转到东城门内另一所学堂就读。这是类似祠堂的公共建筑改为学堂,是一位田大先生执教的。这所学堂不同于老式私塾,介于私塾和新型小学之间,这里不拜孔夫子,学堂有课间活动。学生们活动时总是冲跑去爬城墙,因为常爬城墙,我的裤子磕膝坏得特别快,时常被母亲责备几句,但城墙还是免不了要去爬的。我在东城门内学堂念了一年多,因为清江浦兴起新型小学,母亲便托人送我进安乐巷小学就读,安乐巷小学原先是一所女子学校。我到这里上学时已改成男女合校了。我进安乐巷小学是插班上三年级。按我当时语文水平,我可以就读完小五、六年级,但由于

我在私塾没学过算术、自然和历史，无奈只能从三年级读起。安乐巷小学是一所正规完全小学，一扫私塾沉闷风气，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里有音乐、美术课。

我在安乐巷小学结识不少高年级的男女同学，时常到他们家里去玩。有的同学家里十分豪阔，陈设罕见，还架设乒乓球台，许多家庭清贫同学见了十分羡慕。当时在家长中望子成龙、向上爬的观念十分普遍而浓厚，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一段学生生活，成为我后来编导电影《包氏父子》的创作源泉。电影《包氏父子》里的“志成中学”，就是翻用清江浦“成志中学”的校名。这都电影里的兰球架是独木柱上装上兰球挡板，也是按照清江浦 30 年代老样式复制的。

一九三八年夏秋，我小学快毕业时，抗日战局紧张，加上家庭经济拮据，我未能报考中学。父亲为了不误我的学业，又送我到原来曾教过长兄冰岩“四书”的先生那里攻读《古文观止》。这个时期我已被抗日爱国主义的大潮席卷，无心静读，把热情更多的投入到抗日宣传活动中。在冰岩和小姐静娴的影响和带领下，我经常参加妇女、儿童团的歌咏和戏剧活动，而且特别热衷。教我《古文观止》的老先生对我评语不佳，他对我父亲说，铁骊比起冰岩差多了。父亲倒理解我参加抗日宣传和秉性好动与冰岩好静迥然不同，也就对我未加管束。

一九三八年，日机时常轰炸清江浦，我们家曾几度搬迁。曾迁移到三棵树，后来又迁到赵庄赵伯田家里。待局势缓和，我家又迁回来。这时我们的房子已被日机轰塌，无法居住。长兄冰岩通过抗日同盟会熟人的关系，暂寄住仓巷朱公亮朱二先生家的房子。朱公亮排行第二，我们等称他朱二先生。朱二先生对我们家有许多照顾，真正体现出抗日一家。朱二先生是

抗日时期的开明绅士受各界人士尊敬。

他现在是苏州政协委员，已 87 岁高龄。前不久我在苏州拍摄影片时，还特地前往医院探视朱二先生。我们家住在仓巷，这里离成志中学不远，我时常去成志中学找同学玩。

一九三八年春，江苏省政府由镇江迁来清江浦，省府设在十里长街的西头。这时淮阴民众抗日运动极为开展。长兄冰岩利用抗日同盟会的关系在《战报》报社任编辑，这是一家国民党 89 师的报纸。冰岩担任文艺刊的编辑任务。副刊一周一换。我时常在冰岩的办公室桌上看到很多文艺材料，我在这里读过钦鲍雨创作的剧本。我读了这些材料，进行抗日宣传和慰问伤兵的活动。我们在医院为伤兵演唱节目，感动伤兵流泪，有时也为他们带来欢笑。这种抗日宣传活动，成了我参加革命部队从事文艺工作的前奏曲。一九三九年春节，日本人攻占清江浦风声很紧。我们家托朱二先生的介绍，搬住顺河集宋四先生家里暂住。在顺河集，冰岩安排父亲在河集粮站任管帐，并以我家作为党的地下联络站。我的家这时有着特殊使命，成为皖东北和淮南党的抗日干部进入淮海区的周转站。例如杨纯老大姐、李凤和唐棣华老大姐进入淮海区工作都是从我们家周转的。许多抗日精英在我家路过，他们给我以重要影响。老大哥、老大姐们讲起抗日道理明确深刻，使我明白许多政治问题的是非。一九四〇年秋，我参加了淮海军政干部学校学习。我的家一直未能迁回清江浦。

我参加革命部队以后，在半个世纪里，一共回过五次清江浦。总想多回去几次，但身不由己。我家在清江浦的几间坏房，解放后修复了，我们兄弟一致决议交公，变成医药公司的仓库。我的直系亲属都已离开清江浦，但我仍然十分怀念哺育我

成人的清江浦。

我第一次回清江浦是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当时我是随新四军三师十旅部队攻占清江进城的。同我一起入城的有汪小为同志，他后来是北京电台和北京电视台台长。当时我们都是部队文艺工作者，到部队进行战地鼓动。对攻克清江城、消灭潘干臣伪军第28师返回故乡感到特别激奋。乡亲们当时对共产党、新四军了解不够，普遍有恐慌感。我以乡音乡情同乡亲们交谈，从内心理解乡亲们不安心理，向他们解释着我党我军的布告，我军的宗旨，宣传党的政策和军队严明的纪律。我成为乡亲们信得过的共产党人和新四军干部。人们以认识我这个同乡人感到亲切和兴奋。

我第二次回清江浦是一九四六年春天。抗战胜利不久，我在淮海新十旅文工队任队长，到清江浦出席苏皖边区李一氓同志主持召开的文代会。这次我在城里到处跑，看到战争造成的残墙断壁，一片败落景象没有恢复。我走访亲友，发现他们无不生计困厄。但他们从内心流露喜悦。乡亲们相信共产党、新四军，他们深知我党主张民主和反对内战。把未来寄托在共产党人的身上。我在出席文代会期间，在城南公园看过一次电影，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电影。这场电影是军调处美国人放映的。电影由韩兰根和殷秀岑合演，但只放了一半发电机坏了，后来再也未看成。在城南公园剧场内还有一次集会，有一支乐队演奏了日本的《支那之夜》，当时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首乐曲。突然从人群里站出一位音乐工作者，他大声疾呼，指责乐队的演奏，他喊叫道：同志们，你们知道他们在演什么乐曲吗？他们演奏的是日本鬼子的《支那之夜》。至今还奏这支曲子，这是不能容忍的！这些事情反映当时刚解放的清江浦物质

文化生活都是非常匮乏的。

我第三次回清江浦是一九五七年秋天。我参加拍摄《林家铺子》时绕道回去的，是当时任淮阴县委办公室主任赵伯田同志接待的。我同他是抗日时期的老相识。我们家跑反时住在他家，我的父母亲都十分感激他们家的慷慨。这次在清江浦住了三天，伯田夫人陈少敏同志连忙好几天，想起来真与心不忍。我在故里看到这个时期的乡亲们精神振奋，清江浦颇有欣欣向荣之感。各家的生活虽然变化不大，但整个淮阴城有复苏迹象。我同赵伯田在城南公园逛了一趟，我们俩坐在城南公园新修的一座小亭子上谈了一会，这个新修小亭子是经过精心施工的，四周景色宜人。这里辉映着整个清江浦正在开展小规模的建设，呈现出生机。

第四次回清江浦是一九七九年秋天。我去南京拍摄《今夜星光灿烂》里的总统府的一场戏之后，转场到新沂拍摄淮海战役战地场景，路经清江浦。随同我一起的北影厂的黄小雷同志，在清江浦只住了一天。我们住在招待所，招待热情完全出乎我们俩的意外。淮阴的鳝背、蟹黄包子使在北京长大的小雷同志感到惊奇。淮阴市面上有各色风味小吃，淮杨菜，样样俱全。清江浦人的好客更使小雷留下深深印象。

第五次，就是这次《红楼梦》电影周。我们住在淮海大厦，我已经认不出原来清江浦的街道布局。经过查询才知道淮海大厦是座落在原来一片荒芜的八面佛地区，经过乡亲们再三介绍，我才回忆起寻找到童年对清江浦的记忆。我在清浦区的同志带领下才回到官元坊故里。这次在清江浦，给我留下了花甲之年的美好记忆，使我感慨，使我奋进。

我从清江浦回到北京，想起一件事感到内疚。我在淮阴好

几天，未能细致询问、看望已故老友赵伯田同志的亲属，后来知道他的夫人陈少敏同志曾到淮海大厦看我，因为一时人多，我又未能认出她的面容。为此，我爱人王遐批评我，使我更感不安，在此向少敏同志道歉，向那些曾经到我的住所看望我，而我一时又未能一一关照、登门专访的亲朋好友们道歉，向清江浦的乡人道歉。

我永远怀念清江浦，怀念我的同代人和乡亲们。

[谢铁骊同志是我国著名导演，曾编导过多部影片。除上面提到的而外，还有《暴风骤雨》、《早春二月》、《海霞》等。]